

陳顧遠著

孟子政治哲學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孟子政治哲學

1
at
v
t

孟子政治哲學目次

第一 孟子傳略

第二 孟子底時代

第三 民貴主義

第四 心治主義

第五 行仁政底方針

第六 行仁政底條目

第七 『定於一』和『治一亂』

第八 餘論

目

次

孟子政治哲學

第一 孟子略傳

(一) 孟子籍貫底考定。「史記孟荀列傳」上說：「孟軻，鄒人也。」這話已經後世公認了。不過因各人解釋這個鄒字底不同，就在孟子底籍貫上打起官司，兩這造是誰？即是：

(甲) 考定孟子是魯國人，吳程譚默貞曹子升幾個人都極力主張。譚氏更要說鄒是魯底下邑，就是孔子底生地——叔梁紇所治底地方。那麼，孔孟却是一地所生，實在找不出證據，恐怕靠不住的。按譚氏所說，是推廣吳程的話；吳程底話，是根據趙歧所說，原來趙歧言道：

孟子本魯公族，後徙於鄒，遂爲鄒人。其葬母於魯者，孟孫世爲魯卿，則

祖墓自當在魯，太公子孫五世友葬於周，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。

（孟子題辭解）

不過說孟子是魯國人底後代，未嘗認定孟子也是魯國人；吳程附會成訛，譚曹更變本加厲了。若果照吳程底話說，那孔子底祖先明明是宋國人，我們又何必稱孔子是魯國人呢？

（乙）否認孟子是魯國人。這是閻若璩孟經國幾個人主張的。百詩底話，很是精確。他說：

又按「史記孟子列傳」孟子，鄒人也。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。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：『孟子所生之鄒，非戰國穆公之鄒國，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。故「說文」云，邾，孔子之鄉；索隱云，鄒，魯地名；又云本邾人，徙鄒故其證也。』又曰：『史記稱孟子鄒人，又稱子路卞人也之類。』又引自

齊葬於魯，爲魯人之證。余請一言以折之曰：吾之不遇魯侯，豈有其國之臣民，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？兒子詠方十歲，前對曰：『祇云近聖人之居，未云生聖人之鄉。』殆又一切證云。』（四書釋地三續）

孟經國「閑道集」上又添有兩個證據。一個是『鄒魯密邇，「左傳」魯擊柝聞於鄒是也』所以孟子纔有離聖人所居很近底話兒。一個是『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如謂鄒卽魯邑，則祇有魯君，而鄒君何爲者？』

拿這話看來，孟子或是孟孫氏底後代，但孟底本身，確是生在鄒國的，沒有什麼疑惑底地方。我在這裏，也有兩個證據。那兩個（一）「莊子」上說『……鄒魯之士，縉紳之士……』鄒魯相提並論，並且放鄒字在魯字底上，可知鄒魯必是兩國名，鄒絕不是魯底下邑。（二）鄒魯既不是國和下邑底關係，那孟子

本書上，又明明載着鄒與魯鬪，穆公在孟子跟前問計，是可推出孟子生底鄒地，就是穆公底鄒國了。

(二)孟子年歲底推定。孟子底歲數，說底人都不一致。「孟子譜」上說是八十四，「禮樂錄」上說是七十四，甘馭麟又說是九十七，陳士元更認為九十四。清人差不多都依「孟子譜」底歲數，推定孟子底生死年歲。如今分開來說：

(甲)死底年歲，不但「孟子譜」上推定在周赧王二十六年，卽就甘馭麟也說卒於赧王壬申——二十六年。孟經國「孟子傳略」從「孟子譜」並註道：

君薨然後稱諡，魯平公卒於十八年甲子，梁襄王卒於十九年乙丑，孟子猶及見之，則譜稱壽八十四之說是也。

作爲孟子死在周赧王二十六年底話底根據。胡適之先生「哲學史大綱」上也說及若「孟子」是他自己作的，這裏頭既稱魯平公底諡法，「孟子譜」底話似乎相差不遠。我以爲「孟子」一書，即準不是孟子親手完全編成的，其大綱節目實是孟子寫就的，書裏頭能寫魯平公梁襄王底諡法，孟子縱不一定是死在赧王壬申年，却也在這幾年裏頭前後的。至於「孟子」這書底問題，後文尙有交待，暫且不說。

(乙)生底年歲，說底人更是不相同了，約有四派。

(A)「闕里志」說：『孟子生在安王十七年；』潘彥登「孟子生日考」說：『疑是安王十七年，譜（孟子譜）訛安爲定，訛王爲三；』周廣業「孟子四考」從之；甘馭麟也說孟子生在安王丙申——十七年。這些人主張底理由，有說是譜訛了；但安王十七年是丙申，譜稱這年是己酉，不可解。有說孟子卒在

赧王十三年或十四年，和八十四底數目相差不遠；但「孟子」本是他自己寫成大綱的，死在魯平公以前，何以能知他底諡法？有說死是死在赧王壬申，壽却是九十七；這說也沒有充分底根據，孟子這大底歲數，還恐怕有點靠不住。

(B) 陳士元說：『孟子當安王時，定字爲安字之誤。』任啓運駁道：『愚按安王有己亥無己酉，若謂生於安王之己亥，則孟子壽當九十四矣，亦與譜不合。』這是拿「孟子譜」證陳說底錯，孟子譜可靠不可靠，難說，鈞臺底話底根據，仍舊不能說是十分充足。

(C) 元張頤「孟母墓碑記」上說：『據「鄒公廟碑」云，孟子後孔子三十四年生，時周定王三十七年。』這說叫陳鳳石幾個人駁倒了。至於「孟子譜」一上雖說孟子壽八十四年，生於己酉年，却言己酉是定王三十一年，不免自

已打起架來，陳鳳石任啓運孟經國幾個人，本「三遷志」底主張，把「孟子譜」底話又更正了。他們的理由，即在下一段。段

(D) 陳鳳石說：

孟子生卒，史記不載。據「孟子譜」稱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，壽八十四歲。留青日札聽雨紀談」與「孟子譜」並同。獨其所生之年，「孟子譜」一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，「日札紀談」又作定王三十七年；陳士元謂在安王；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，孟子乃生；諸說平同。惟「三遷志」云：『當在烈王四年己酉』。蓋自赧王二十六年遙溯烈王四年，孟子年適八十四；况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，如孔子卒一百八年，與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亦合。（閑道集）

任啓運對定王三十七年說，也駁道：

「孟子譜」三……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，按「竹書」周定王止二十八年，一誤也。定王有己亥，無己酉，二誤也。謂生於定王之己亥，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，尤必無之事也。」（四書約旨）

這一說比以上各家，似乎可靠多了。然己酉兩字底根據，却是由「孟子譜」來的，這說對「孟子譜」固然有較正底功勞，對孟子底生年底推定，依舊沒多大底供獻；因為「孟子譜」自身是實錄，不是，沒人敢確定，又怎能把他作為考據底目標；不過拿陳鳳石所說底「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」底話，和孟子死底年歲，並下文孟子遊梁底年歲——合起來推算孟子底生年，雖不敢一定照「三遷志」上說在烈王四年，但也相差不上五六年的。

（三）孟子行跡底編定。要知孟子先遊那一國，後走那一國，在那一國去了幾趟；先得把他底行跡底年代考準，再來編定。這裏頭頂麻煩的就是孟子

那一年入梁底問題，各家說的都不一樣；祇要把這問題確定了，別的到很容易解決。

（甲）孟子赴梁底時代。「史記魏世家」上說：「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禮厚幣，以招賢者，而孟軻至梁。」顧炎武江慎修均謂非是。顧氏曾說：「孟子適梁，乃惠王之末，而襄王立，即行，七篇中梁事不多故也。」但還不如後來林春溥任啓運說底精確。林任都認「史記」有誤，「通鑑」也不可靠，那明許謙十八年在梁底話，暗中被駁倒了，不過林指定入梁在惠王後元十四年，任指定在十五年，這一年底相差到沒什麼關係，反正總在這幾年裏頭的。林春溥說：

「魏世家」稱惠王三十七年孟子至梁，今以七篇證之，殊誤。孟子時年三十七，而惠王稱之曰叟，不合一也。惠王未稱王，而孟子稱之曰王，不合

二也。時梁未南辱於楚，即喪地亦未至七百里之多，不合三也。按「竹書紀年」：「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，自是又十七年乃薨。」據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，實惠王之後元八年，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。「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，得八邑」，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，所謂南辱於楚是也。其明年秦復伐魏，取曲沃平周，而「新論戰攻」：「梁惠王謂孟軻曰：『先生不遠千里，幸辱敝邑；今秦攻梁，先生何以禦乎？』」則孟子至梁，當在是年。時公孫衍張儀俱在魏，二人互相傾軋，故有對景大夫語，亦一證也。又二年惠王卒，襄王立，而孟子去梁，此其確然可證者也。史公未考惠王有改元之事，故不得得繫孟子至梁於三十五年，致種種不合。「通鑑」既從「竹書」以正其失，而仍從史至魏之年，直至襄王即位，載孟子見梁襄王說，竟似孟子在梁十八年之久，則猶未免襲誤耳。

（閒道集年表註）

關於「惠王時未稱王，而孟子稱之曰王，不合一也。」一段，好像是許謙駁到底話某，實不然，原來許謙誰道：

孟子至梁，若從「通鑑」，則孟子至梁時，尙爲侯，此章稱之爲王，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。（讀孟子叢說首章）

古人問答底言語，抄在書上，全是一種紀實底作用，和謚法追稱不同。許謙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纔有這樣附會底話兒，和林說不生絲毫影響的。至於任啓運駁史記底話，也有根據，并錄於下：

按「史」稱惠王三十五年……而孟子至梁誤也。「史記」不知惠孟有後元十七年，遂以後元即屬之襄王；而以襄王在位之年爲哀王。不知梁無哀王，其王稱哀王，乃襄字之誤也。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，三

年卽去，是時梁未嘗南辱於楚；即喪地於秦，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。若孟子至襄王乃去，則孟子在梁，曆十八年，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；且道不行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。且如其說，則齊人築薛時（顯王四十六年），孟子至梁，何緣有與文公問答說？蓋史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，而但屬之襄王之前二年，故誤也。（孟子考略）

這以外還有一個證據，就是梁惠王稱孟子爲叟底道理。陳鳳石說得有：「孟子至梁，當在是年（後元十五年）；以此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矣，故王稱孟子曰叟。趙註：叟，長老之稱，猶父也。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，孟子年僅三十七，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？」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任兆麟「孟子時事略」云：「孟經國『孟子年表』」都引爲根據了。但是閻若璩把後元入梁事實，沒有弄清，根本上有了錯誤，反寫出一篇妙文，還說「史記」可信，其實仔細看來的確

是任啟運等底主張底頂好底反證。無妨把他附寫在這裏：

「魏世家」云：『惠王……三十五年……孟軻等至梁。』故「六國表」中，三五年特書曰：『孟子來。』王問利國，對曰：『王不可言利。』三十六年丙申，惠王卒，子嗣立，是爲襄王。孟子入而見王，出而告人，有不似人君之語，蓋儲君初即位之辭。不然，必如「通鑑」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，而襄立，孟子入見，豈孟子久淹於梁如是耶？不然，以襄王之庸，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後至梁耶？不以禮聘孟子，而孟子肯枉見耶？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，即譏議之耶？——皆非人情。朱子曰：『七篇之中，無更與襄王言者，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？』余謂不特不久於梁，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。史記所以可信也。

（孟子生卒年月考）

（乙）孟子遊曆底次序。這裏頭最大底爭執，就是先遊齊嗎？先遊梁嗎？司

馬遷作「史記」，趙歧作「孟子題辭」，朱子作「孟子傳略」，曹子升作「孟子譜」，都說先齊後梁，這都是悞於孟子入梁底年代，就有次序上底不確。孟經國「閑道集」上有幾段話，駁得乾脫淋漓，把他錄出來：

……惟「通鑑」則先遊梁而後至齊，見宣王，竊以「孟子」本書觀之，篇首卽載梁王諸章，及見襄王，有出與人云云，自此以下十章，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，此其先梁後齊，較然可知。江慎修曰：「『史記』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錯誤，宣王侵威王之年，湣王侵宣王之年，故悞謂孟子先遊齊。」洵不刊之論也。」

……今据「竹書」，梁襄王三年當宣王五年，魯平公初立，卽燕噲讓國子之之歲，又二年而齊取燕，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，證之「孟子」之書，先梁後齊，其事皆合，故「通鑑綱目」於慎覲王二年書孟軻去魏適齊，